

大間諜士肥原

謀海遊龍集之一

●唐柱國（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）

肥頭大耳長於統戰

日本帝國在一九四九年無條件投降之前，曾以數十年時間，集傾國之力，企圖亡華。在這期間，日方參與其事的文臣武將無數，從軍頭到浪人，種種色色一應俱全。在一串開列不盡的名單中，以個人而論，造成中國禍患最深，在神州罪孽最重的，恐怕輪不到「關東軍」、「支那派遣軍」的幾任司令，甚至不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松井石根，而要算從少尉軍階便到中國，後來升到大將的土肥原賢二。這個人兼具有中共周恩來和林彪兩人的功力，既長於「兵戰」，也長於「統戰」，其本領在與他同時的日本政要、軍人中，無人可比。

大間諜土肥原

土肥原長得肥頭大耳，臉上並無日本

皇軍例有的惡煞之氣，在人前總是帶著一絲和悅的笑容。他一九〇四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，其師友都對他日後在軍中的前景不看好，幾無人料到他會登上日本軍人最高的大將軍階。據說只有同隊同學、善相的中國留學生閻錫山，看出這個倭奴面貌有華人富貴格局的角色，將來非池中之物，因而對土肥原多所示好，有心結納。

勇敢嗜殺一鳴驚人

士官畢業翌年，廿二歲的土肥原少尉隨軍到了中國東北，參加日俄戰爭。他的勇敢嗜殺出乎他的長官同僚意料之外，因而一鳴驚人，考績良好，戰爭一結束便得進入培養高級軍官的陸軍大學，畢業後只做了很短的一段幕僚，卅歲就做到了日軍

中戰績輝煌的步兵第卅三聯隊長。在任不到一年，土肥原的智、勇名聲，傳到了久在中國活動的日本陸軍中將坂西利八郎耳中，坂西素以「不戰而屈人之兵聖手」自詡，亟想得一名可傳衣鉢之人，他挑中了土肥原。一九一三年，土肥原被坂西指名調到關東軍，擔任他的副官，中佐官階不變。

土肥原從這時起，跟著坂西見習特務勾當。坂西在我國關外、關內穿梭不停，廣交各地軍閥、政客，土肥原與他同進同出，當然也就在中國搭上了數不清的政治關係。不但如此，土肥原更憑了他的聰明，學得了一口流利的華語，雖不是道地的京片子，卻沒有一般日本人說華語那種怪腔怪調，只略有些關外人那「人」、「銀」不分的土音而已。

盡得真傳多角發展

坂西對於他這個弟子極是滿意。但是礙於編制，他無法使土肥原晉階，以致這個陸軍大學的優等生，在中佐階級待了十年，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土肥原因為參與製造皇姑屯事件，謀殺張學良之父張作霖大元帥有功，才得晉任為陸軍大佐。較之於他的中國同學，辛亥之後便得任大（上）將階級的山西都督閻錫山，土肥原真是差得太遠了。

但是，土肥原在這些年中，盡得了坂西的真傳，他摸透了中國的國情，熟知各路軍閥的性格與虛實，並逐漸以謀略家而知名於日本軍界。這都成了他日後多角發展的本錢。

一九二七年，田中義一大將成為日本帝國首相，一連召開兩次「東方會議」，擬出所謂「田中奏摺」成為日本新國策：「帝國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；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；欲征服滿蒙，必先征服高麗。」這個新而明確的方向使土肥原大為興奮，他認為自己發揮所長，在兵戰之外另闢一條以敵制敵、以敵破敵之路的機會來了。

日本在確定以獨占滿蒙為侵華第一階段目標後，首一規劃就是通過各種手段，控制綠林出身的東北實權人物張作霖。不料識字無多的張大帥，卻是個耿耿精忠的愛國者，他雖然向日方撈得不少好處，就是絕不受駕馭，連日本軍部給他介紹「顧問」他都不肯照單全收。日方一度推介土肥原中佐給他，張大帥經過打聽，得知土肥原是個古靈精怪的厲害角色，便拒不接受，打了回票，日方不得已，將荐土肥原的意見撤回，改派後來升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典型日本軍人本庄繁去就差。這個本庄，就是「九一八」之後，留下了一副至今無人能恭整對得出下聯的麻將絕「對」的大將：「本庄未滿清平，打出兩張一萬」；「本庄」當然是指本庄繁，「未滿」即「偽滿」，指溥儀的小朝廷。「打出兩張一萬」指「九一八」時將張學良、張作霖、萬福林趕出東北。聯中所嵌有人有事，又緊關麻將，因而考翻了中國老少菁英，沒人拿出能令識者點頭會心一笑的下聯。

顏面而言，當然是奇恥大辱，但是也鍛煉了這個大陰謀家的「忍」功。他全然不動聲色，在沒有名義的情況下，為張大帥出謀獻策。以張作霖為一方主帥的一負一勝兩次「直奉戰爭」，土肥原都是重要幕後人物，張作霖能入據北京號稱「安國軍大元帥」，其中有土肥原的智謀在。

張作霖成為中國北方軍閥的「共主」後，許多動作對日本軍方跡近戲弄，「滑」得令日方對他毫無把握，關東軍的少壯軍人核心分子便認為非將他除去不可，因而製造了震驚世界的皇姑屯事件，這一血案的三個首謀分子：河本大作、石原莞爾、土肥原賢二，其中土肥原是懷著對張作霖的私仇下手的。

後，許多動作對日本軍方跡近戲弄，「滑」得令日方對他毫無把握，關東軍的少壯軍人核心分子便認為非將他除去不可，因而製造了震驚世界的皇姑屯事件，這一血案的三個首謀分子：河本大作、石原莞爾、土肥原賢二，其中土肥原是懷著對張作霖的私仇下手的。

東方勞倫斯野心大

皇姑屯案得手，土肥原大佐得意非凡。可是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繼其父而掌東北軍政大權，誓不讓這個殺父仇人在他治下逍遙行走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土肥原只得將「窩」挪到關內，他一閃而到了中國華北重鎮天津，組建新的特務機關，自任「機關長」。由於他從中國東北到華北，都顯得神出鬼沒，製造大小事端無不得手，

皇姑屯案得手，土肥原大佐得意非凡。可是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繼其父而掌東北軍政大權，誓不讓這個殺父仇人在他治下逍遙行走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土肥原只得將「窩」挪到關內，他一閃而到了中國華北重鎮天津，組建新的特務機關，自任「機關長」。由於他從中國東北到華北，都顯得神出鬼沒，製造大小事端無不得手，

主謀製造皇姑屯案

土肥原被張作霖「退貨」，就軍人的

顯得神出鬼沒，製造大小事端無不得手，

因而在國際情報界名聲鵲起，被稱為「東方的勞倫斯」。勞倫斯是英國吞併阿拉伯的黑手，西方人將土肥原與他比附，本是一種推崇，但土肥原覺得大不受用，他覺得吃下區區的沙漠小邦根本算不得一回事，他的目標是鯨吞全世界人口最多、文化最爲綿長的中國，勞倫斯跟他土肥原怎能相比！

挑撥離間陰謀未成

這時中國國民黨領導的「北伐」已告成功，張學良在東北已向中央輸誠，將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。中國既告統一，這是日本人所最不願看到的。以天津爲據點的土肥原，在全局中雖尙算不得是重要角色，但他確實把眼光和努力投注到這一點上。這個稱得上是特務奇才的日本怪物，以他手中的小小一個「天津特務機關」，居然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段，將中國擾得天下大亂。

土肥原所規劃而得到日本軍部同意的目標有兩個：一是在全中國拱倒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，使他保不住全國領袖地位；二是在滿洲是趕走張學良，使這中國最富庶的地區成爲日本滅華的基地。在很

短期內土肥原把這兩件事都做出了成果。

民國十九年，革命軍的兩個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、閻錫山聯合稱兵反蔣，在北京另組中央政府。土肥原認定這是倒蔣的好機會，他一方面利用他在中國各軍事集團中的各種關係盡力挑撥，一方面親自四方奔走，串聯剛被革命軍打倒不久的各路軍閥，要扶植這些新敗之輩再起而爭天下。在中國這新的危難關頭，若不是張學良應蔣中正之召，領兵入關表示效忠南京，使閻、馮迅即失敗，土肥原所糾合成的所謂「北洋大同盟」勢必使中國又陷於糜爛。這一計沒有得手，土肥原又以六十萬銀元買動一個原屬馮玉祥麾下的次等軍閥石友三，教唆石某在革命軍原有的四個集團軍番號之外，自稱「第五集團軍總司令」，領兵攻擊坐鎮北京的張學良，再行成立包括汪精衛、吳佩孚在內的新政府。由於石友三不是玩大政治的料子，這一行動很快歸於失敗，土肥原的陰謀又未達成，但無論如何，總在中國又造了一通亂子。

幕後特務浮上台面

土肥原人在中國關內，眼睛卻一直盯著滿洲。他知道不先吞下滿洲就打中國本

部的主意，是不實際的。這時張學良的主力既已入關，東北便告空虛，土肥原便商得日本軍部同意，轉台到了奉天（瀋陽），一九三一年八月，土肥原出任「奉天特務機關長」。他到東北不多幾天，便和他刺張作霖的老搭檔石原莞爾、坂垣征四郎合謀，完成了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攫得了整個滿洲。「九一八」之後五天，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長，慣於幕後運作的特務頭目，竟然登上台面，做起地方官來了。

區區一個市長，當然不是土肥原的人生目標。他這時所思考的，是如何使滿洲永遠脫離中國。關東軍的少壯軍人有土肥原般政治水準者不多，有的竟主張直接將滿洲併入日本帝國版圖。土肥原覺得用這種方式無法消化滿洲，對這一大塊地方，必須先有個傀儡化過程才吃得下去。他費了很大力氣，才說服他的關東軍同僚接受他的觀點，並授權給他經辦這件事。於是土肥原把腦筋動到了清朝廢帝宣統頭上。

秘訪溥儀拉攏軍閥

土肥原早就將宣統皇帝溥儀視爲可居的奇貨，只是對將之派作何種用場，當無定見。到強佔滿洲得手，由滿族後裔的宣

統皇帝來當傀儡便再好不過了。於是土肥原秘密去到宣統寄居的天津靜園，憑一條三寸不爛之舌，加上他那忠厚誠實的外表，不消幾下便將溥儀唬得服服貼貼。民國廿年十一月八日，宣統在土肥原擺布下，化裝成日本軍官，潛離天津，五天後到達東北的營口，隨即粉墨登場，成了偽滿洲國的「康德皇帝」。

這時，不僅關東軍上下服氣於土肥原的謀略，遠在東京的日本軍部首腦，對於他也大為激賞。在他一手導演的偽滿洲國體制初步完成後，他回任「奉天特務機關長」，這時的「奉天特務機關」，已升格指揮日本在中國華北的所有特務機關，土肥原便以他的「滿洲國經驗」為指導，鼓動「華北特殊化」。他原想把華北的幾個獨當方面的實力派軍人：駐守太原的閻錫山、北平的宋哲元、保定的商震、濟南的韓復榘拉到一起，向南京的中央當局抗命，在華北另成格局。但是，這些自己打出局面的軍事將領畢竟不同於溥儀，他們與土肥原虛與委蛇，並未真的跟他下水，土肥原忙了一陣，只拉得在河北東部號稱「冀東保安隊」的小軍閥殷汝耕，接受了他的擺佈，成立了一個叫做「冀東防共自治

政府」的漢奸組織，與日本軍方掛鉤。土肥原也算小有收穫。

黃河之水淹掉銳氣

這時的土肥原，雖然仍是穿著便服在中國境內東流西竄，卻已升為少將。在日軍中有相當聲勢。但日軍的制度，特務人員屬於游雜性質，建功再大，沒有任過師團長，便升不了中將，在軍中便不可能有更大的發展。土肥原既是日本軍部公認的能員，他的前途自有人為之安排，一九三六年三月，土肥原被調回東京，先任預備役性質的第一留守師團長，一年之後，調任精銳的野戰部隊宇都宮十四師團長。一九三七年八月，這支在日本有「野州健兒」之稱的部隊，在土肥原的率領下，在我國天津塘沽港登陸，由河北而河南，連陷名城要地，殺人無數。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，正當土肥原師團在我河南平原馳騁縱橫之際，我國軍方忍痛炸開黃河河堤，用水攻大敗了這支號稱能征慣戰的日軍部隊，土肥原以未能洞燭先機，造成兵員、軍資大量損失，被撤去師團長職，調回日本參謀本部擔任閒差。

水，淹掉了他的銳氣，卻造成了他的反省。他承認兵戰非他所長，他的「絕活」在陰謀詭計，這一套把戲對於國力有限而又野心無窮的日本，是絕對有發揮空間的。

與汪精衛一拍即合

土肥原在東京觀察日本國內情勢，知道朝野對於日軍深陷於中國戰場已感不耐，想脫出困境而又不失去在華既得利益，於是他及時上書首相、陸相、海相、藏相組成的大臣會議，應在中國統治既有漢奸組織，建立整體的傀儡政權，以使日軍能減少消耗，以戰養戰。這一建議正搔到大臣們的癢處，立刻被接受，並在大臣會議之下設置「對華特別委員會」，就指定土肥原專司其事，目的是建立所謂「中國新的中央政府」。

這是個比建立「滿洲國」更複雜的勾當。土肥原受命後，將他的辦事處設到我國上海，對外逕稱「土肥原機關」。他先在我國的失意政客和落敗軍閥中找一領袖一人選，先與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靳雲鵬接觸，靳不為所動；再遊說另一曾任總理的唐紹儀，唐已有意下水，正在討價還價階段，軍統局及時派人將唐紹儀刺殺。土

肥原又將目標放到息影北平的吳佩孚身上，結果仍未得手，反而是土肥原的底牌落到了吳的手裡。土肥原氣惱之下，乘吳佩孚醫牙疾的機會，將這個曾在中國顯赫一時的大將毒死。正當土肥原嗟嘆手風不順之際，原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脫離重慶抗戰陣營，發表「艷電」謀和。土肥原大喜過望，立刻設法跟汪接觸，雙方一拍即合，汪答應了土肥原的全部條件，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，土肥原設定的目標，百分之百完成。這一來，土肥原一掃陰霾，又揚眉吐氣於同僚之間，得意非凡了。

入相之夢未能實現

一九四一年，土肥原晉升為大將。他倒是懂得「見好就收」的道理，將操縱汪偽政府的差事交給了他的門生影佐禎昭。而回日本就任航空總監。空軍當時並非獨立軍種，土肥原幹這份差事總覺得不過癮。他受「出將入相」的意識影響很深，很不情願當一名坐辦公室的官僚。日本軍部也覺得他不該就此停滯。一九四四年，委派土肥原為統帶日軍南洋方面全部兵馬的第七方面軍司令官。

這時日本帝國敗象已很清楚，美軍在南洋的攻勢日益凌厲，土肥原這個司令官天天喪師失地，當得非常窩囊。兵敗的時候特別能看出「將道」，土肥原嗜殺的本性這時暴露無遺。他在美軍一路追打之下，逃回了日本。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，已陷於兵荒馬亂，生活上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。土肥原身為大將，在這上面倒是一絲不苟，與一般民眾同甘共苦。他一度以待罪之身而沉寂，但未日的日本帝國幾已無可用之將，因而在一九四五年鈴木內閣總辭時，軍方本已商定土肥原出任陸相，但未為新首相所接受，土肥原遂未能圓他人生的「入相」之夢。

捨家為國未聚私財

土肥原賢二雖然在中國、在南洋都作惡多端，萬死不足以抵罪，但對他祖國日本而言，這個人可取之處倒是甚多，評價一個歷史人物，似不宜抹煞他這一面。

第一是他確具國家至上的精神修養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負責日本東部防務的田中靜一大將自殺，日本大本營決定派土肥原去接任。土肥原是本來要出任陸相的巨頭，去充任一個方面的指揮官是降

級，在日本軍人來說這是很屈辱的事。在徵求土肥原意見時，他回以「個人之榮譽，地位之高低，非當前所應考慮！」而欣然赴任。九月十二日，負責日本本土防務總責的杉山元帥又自殺，又調土肥原去接這一職務，他仍是不多一言，承下責任。雖然第二天他便被盟軍當局下令逮捕，但他以出奇的冷靜執行職務到最後一秒。

第二是他真是捨家為國，未聚私財。他一生從事特務工作，經手錢財不知多少，而且絕無稽核；他又曾以方面軍司令官縱兵南洋，要斂聚更是易於反掌。可是他一生連住宅也未買過一幢，在日本只租著兩小間房居住。盟軍當局在土肥原收押之後，搜查他的住所，原以為裡面一定藏有大量金銀財寶，結果發現他一貧如洗，日本國內傳聞他清廉不是假的。

第三是他就死從容，在羈押於鴨巢監獄受審的三年中，土肥原表現出比他的同僚東條英機、坂垣征四郎等更高的修養，不為自己置辯一辭，上絞架時沒有絲毫慌亂。這證明他確有視死如歸的武士道精神。據說現在的日本內閣調查室，是以土肥原賢二為精神偶像。如果所傳非訛，日本新一代特工的志向，還真不可小覷。